

张怡微

我对人的兴趣，正在转换为对人类兴趣

社交媒体照出人的表演欲和潜在需求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

勤奋、务实、不慕浪漫，她近乎透支生活的方式在全力写作。年仅35岁，张怡微已经出版了13部小说集，十几部随笔和学术研究著作。

张怡微自陈并非天才型的作者，但其作品屡获重要的文学奖项，最新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出，立即引发了文坛关注。

以描写上海工人新村里市井生活见长的她，在新作中将目光投向新的领域，通过12篇短篇小说描摹出“社交媒体一代”的生活与情感变迁。张怡微认为，《四合如意》是她目前写得最好的小说合集，主题更明确，风格更轻巧，也更注重创作技巧。

从青春题材到家族写作，再到关注“机器与世情”，张怡微的写作视野越来越开阔，其笔触进一步延伸拓展到技术与人的关系、性别处境、人与故乡的勾连等生命议题。在书写个人日常生活的时候，她亦试图用文学照亮社会学、人类学所观照不及的生命夹缝。

电商直播、弹幕、表情包、朋友圈……在《四合如意》中，互联网元素俯拾皆是。张怡微表示，今天探索“心灵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时，作家已无法回避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

早在2019年，张怡微就在思考经由“机器”所生发的伦理问题，并就此写了几篇小说，尝试联系各种机器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例如手机、乐器(合成器)、VR、SIRI(手机语音机器人)、人造娃娃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故事，这些故事也在新书中有所体现。

《醉太平》写的是“手机女友”和“相亲女友”；《缕缕金》写到了年轻人因工作繁忙只在手机中完成孝亲义务；《四合如意》写到了由手机通信艰难维持的跨国恋情……看似在写新的技术，但张怡微落笔依旧是在探讨文学恒久的命题——人类的情感体验。新作延续她此前的写作风格，用绵密的细节，摹写中事，刻画人心。

生活中的张怡微，也曾是一个“重度”直播用户，在洗碗炒菜、核酸排队的碎片时间里，她会打开手机

看各种购物直播，上小红书看学芭蕾舞的小女孩跳舞，关注生活方式稀奇古怪的抖音博主。

不过，现在张怡微已经戒掉了直播，但是疫情期间线上办公的模式，又让她不得不继续在社交媒体中“曝光”。作为一枚“社恐”宅女，这时常令她感到无奈和尴尬。这部分体验也被写在小说章节《冉冉云》中，一位听众与电台主播的情愫，基于数字媒介的社交。在小说最后，张怡微还是把在弹幕里自得其乐的主播，从虚拟世界拉回了现实生活，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乱麻一般的亲情关系。

在张怡微看来，社交媒体，如同一面并不好用的镜子，照出我们的表演欲，也照出我们的潜在需求。不管有没有社交媒体，生活的苦恼还是存在，有创伤的亲子关系、远距离恋爱、对生老病死的恐惧等始终存在。没有人能逃避生活的苦恼。“苦恼来自我们的来历，我们的创伤经验，现实生活的沉重，让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才能获得片刻愉悦。但你唯有迎向矛盾、纠结、狼狽、痛苦，才获得了情感质量的来源。”张怡微说。

写完《四合如意》后轻装上阵

在世人眼中，张怡微文学之路很顺，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以来，作品接连面世，屡获大奖。但风光背后有艰辛，写作对于早年的张怡微而言，从来不是轻松的文字游戏，而是现实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

生于上海的她，很少泡咖啡馆，也不去酒吧。大学时代，除了上课、写论文、投稿文学比赛，有时候一个月还要写几十篇专栏，多达几万字。在台湾的政治大学读博时，她曾拿过台北文学奖散文组首奖等奖项，稿费 and 奖金皆

被用于读博期间的开销，“我得养活我的学业”。

如今，张怡微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执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尽管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大好，课余时间依旧全身心投入写作。写作如今对她而言更为纯粹，其写作姿态也愈发从容和自主。

“我没出身于文学家庭，开始写作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知道想要接近自己看过的东西，更不用提什么成熟的小说观。”从第一本小说集《青春禁忌



张怡微，1987年出生，青年作家，现任职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曾获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13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小说组首奖、2014年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大奖等，出版有《细盛宴》《家族试验》《樱桃青衣》等二十余部作品。

游戏》到如今的《四合如意》，无论是布局谋篇，还是创作技巧，她都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且有明显提升。

张怡微告诉记者，和以往的写作相比，《四合如意》算是一个主题写作，并不是零散发表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它的创作风格更轻松，比之前更有幽默感，更重视技巧上的悲喜平衡和结构上的嵌套等。

同时，写完《四合如意》，张怡微认为自己前15年的写作基本已经成熟定型。15年里大量的

创作，在提升文学技巧的同时，也很快耗光了她的生活记忆与体验。写完了自己、写完身边的人，她反而得以轻装上阵，重拾创作的快乐。

“未来肯定有新的探索，大概率是失败的。不过到如今，我也有能力不去在乎尝试的失败了。”张怡微说，今后想涉足更多不一样的题材，从陆地故事向海洋开拓，从现实迈向历史小说。她是一位惯于制定写作计划的作家，这些探索与尝试都在酝酿中。“我的时间稀缺，不想重复自己。”

喜欢看故事，让我收获了文学生涯

羊城晚报：据说王安忆老师曾指点过《四合如意》，你的写作受她的影响大吗？

张怡微：《四合如意》原来发表在《大家》杂志。我把这期杂志和一些其他的发表寄给王安忆老师看，她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其中就提到了《四合如意》这一篇。她并没有夸奖这些小说，只是指出《四合如意》故事中的一条线——留学生为外劳后代主持婚礼的线索，可以展开。

所以我又写了一些其他的移民故事，如《醉太平》《字字双》《黛尾》等。如果说是影响，那可能是我很重视王安忆老师的意见，虽然自己没有去英国留学的背景，但是我还是完成了一些相关主题的虚构。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大多都受到过王安忆老师文学观念的重要影响，我自己也会写一些文章，追溯王老师如何搜集素材，如何挑选材料。

羊城晚报：你提到这12个故事中，《锦缠道》是投入感情最多的一篇。因为这一篇带有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回忆吗？

张怡微：是的。《锦缠道》写得心有些波澜，可能和我小时候学习音乐有关系，那是一段失败的艺术学习经历，其实我也学过画画，同样很失败。倒是无意中喜欢看故事，改变了我的一生，换句话说，让我收获了文学生涯。

《锦缠道》提到的电子琴交响乐团，后来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在电子文献中找到了一个广告，是该乐团2001年招募学员的通知。除此之外，再没有留下记载，我曾是其学员。但我当时并不像在小说中那样是“单簧管乐手”，只是负责非常简单的打击乐。我甚至从来没有摸过“鼓”，我只是扮演它，这中间有一种苦闷的荒诞。

工作之外缺少日常生活，去小说里构建

羊城晚报：以往有人把你的作品概括为“世情小说”，言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经过多年持续书写，你对此的理解有变化吗？

张怡微：我对人还有兴趣，但有些已经转移到对“人类”的兴趣上去了。“世情小说”并不是一个很“高级”的词，我想很多人其实是有点蔑视它的意义，因为成熟的人都有对世界人情的复杂看法，谁要听一个二三十岁的人的生活经验呢？我对日常生活也还有兴趣，这恰恰是因为我没有波澜起伏的日常生活，我很珍惜日常生活。

就我个人而言，工作之外，我几乎没有生活，但一直在谈论生活，这并不健康。我的工作，则是不断讲述、鼓励学生学习讲述、并不断探索怎么讲述更有趣。还好有小说，我在小说里构建和创造日常生活。

羊城晚报：在复旦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会接触到大量年轻人的创作，他们都在写什么，写得怎么样？

张怡微：大部分还是写自己的生活，如苦闷的童年；偶有一些出色的段落我很喜欢，例如逃婚，或者去到一个无人之境突然见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鬼怪或者还没有被命名的物种；也有人写完全架空的世界。

比较新的气象是，有些作者，例如我有个学生朱嘉雯，写了一篇小说带有游戏感的时间设置，和我们日常时间不太一样。游戏的主线任务是救公主，但是这篇作品的行文有那种“不救公主”的散漫感……我很喜欢。

日常生活往往太功利、太有目的，而游戏是我们潜意识投射的娱乐产品，所以会反映出年轻人内心的诉求。

人文周刊·七杯茶 A7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大学里要做的事

【有一说一】廖俊平[广州学者] 瓦尔登湖不是一个湖

梭罗的《瓦尔登湖》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几年前，我曾经去探访过瓦尔登湖，到了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过去被误导了。一是所谓的湖，小得可怜，而且因为公路比湖面高出很多，从上往下看，水面一览无余。下去沿着湖走一圈，也就大概不到一个小时，还是边走边看边拍照。整个湖东西最长不超过900米，南北最宽不超过500米——这还是加上了靠近梭罗小屋遗址的“梭罗湾”突出的那部分长度。其实是汉译成“湖”在误导读者，梭罗原书的标题就是Walden，没有带个“湖”字，地图上标注这里是Walden Pond，通常应该译成瓦尔登池塘。二是这地方并非远离尘世——梭罗在书里也说了：距离任何邻居不过一英里，他还提到铁路“接触

到湖”。我去看的时候，仍然看到火车在铁路上擦着湖边经过。而且在书中梭罗提到很多他与周边村民交往的情况。所以我记得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其实有着多重含义——而不是后来很多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亲近和观察大自然，也不是为了隐遁或避世，或许更像一个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过程，如实记录下各种观察：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的，等等。

正因为《瓦尔登湖》只是一部观察记录，所以每个读者可以从这些记录中读出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就是梭罗是以一种亲近的态度与各种事物为伴——既与植物、动物、大地、星空、朋友、邻里为伴，也与寂寞为伴、与孤独为伴。如此，各种事物在他眼中也就都有了意义，世间万物有世间万物的意义。

【大珠小珠】林墉 广州画家 作家杜埃

作家杜埃富人情味，1986年湛江行，至茂名电白，未忘昔年“三同”户，携酒、糖寻访，感怀变迁。及归，购海味馈赠朋友，有“五湖四海，同此咸甜”之胸怀。杜埃多年宿增城朱村，蜗居小屋陋室，伏案成《风雨太平洋》长卷，原稿字密如麻，数十万字皆亲自手抄。余读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油光与泪光

每回看到我在沙坝拍摄的这帧照片，便有遏制不住的难过。照片里，一名老妪坐在原始的土灶旁，为她的儿孙熬煮地瓜粥，淳朴的香气静静地氤氲着。没有水电供应的陋屋暗沉沉的，可通红的柴火却残忍地将她脸上的褶皱和寿斑照得一清二楚。有两名金发碧眼的游客，拿着相机，在很近、很近的距离里，对准她的脸，左一张右一张地拍着、拍着，镁光灯肆无忌惮地闪了一次又一次。木无表情，是老妪脸上所有的表情；心里翻江倒海的苦楚，都硬生生地化成外表若无其事的漠然。沙坝位于越南北部山区，是苗族等民族的聚居地；这些朴实的山民，多年以来，在“云深不知处”的崇山峻岭里，遵循着古老的传统，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省城的旅行社，从沙坝保存得极好的人文生态中看到了旅游的魅力，于是，带着游客翻山越岭，进入坐落于深山的村庄，放任游客“登堂入室”，恣意“参观”村民的生活。好奇心膨胀的游客，以杂沓的脚步，踏碎了山村的宁静、搅乱了山村的安恬。

老妪牺牲了自我的隐私，赚到些微额外的收入，她也行能够以此为孩子们煎煮一盘香喷喷的烧肉，可是，盘子里闪出的亮光，究竟是油光呢，还是她的泪光？

当旅游业的巨掌毫无节制地伸向了大小角落时，我们有否顾及当地村民的感受呢？

诉说的大哥，也说说大学里要做的一些事。以后我会不断修订这个版本，等我孩子上大学时，作为一份成人礼带到大学校园。当然，因为我读的是文科，平常接触的也是人文社科方向的年轻人，这些建议主要针对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理工科我不太懂，不过估计差不多了吧。

第一，养成运动的习惯，最好能擅长某项体育运动，成为兴趣。保持体育运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更是磨炼意志，在运动中去培养一种自律的品质，也是一种有益的社交方式。运动交到的朋友，往往能成为挚友。在大学，要通过体育运动让自己有一点“野性”。坚持跑步、打球、游泳的人，一般都能很好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有生活规律和秩序感。

第二，学好英语。到了大学，英

语不仅是一门语言，一个分数，一个资格证明，更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户。我特别羡慕那些外语好的同学，他们多了一个世界。语言乃是形成关于“我们”的自我观念的重要通道，一门语言是一个世界的总和，背后是一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人、生活方式和人文艺术。特别是英语，一个学科最好的论文，最牛的专家，往往都是用这种语言写的，不能流利使用这种语言，就把自己隔绝在了一个狭窄的认知世界中，无法与世界交流。

给自己创造使用外语的机会，多开口说，多看外语文献，大学是学习并掌握一门外语最好的时间，别指望“以后以后”，以后哪有这大把的时间。再退一万步讲，即使你大学没学到什么，起码掌握了外语，也是很棒的。(下周待续)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秋日的思绪

多年前，我是从顾彬给他的前任陶德文教授编辑的纪念文集的外封面上，看到牧溪著名的《六柿图》的，那时我还在波恩。说来奇怪，从那以后，牧溪的六个柿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好像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般。有一次我跟顾彬谈到牧溪的这幅画，他告诉我，他曾在波恩大学的课堂上专门讨论过这幅《六柿图》，“上课的时候，我特别在讲台上

放了六个从北京带来的柿子给学生看！”顾彬教授笑着说。2012年的时候，我写过一首题为《庸碌》的诗，其中第一句是“钢筋水泥是我家”。前一段一直在写有关《六柿图》研究的文章，牧溪画中的那六个柿子真正让今天生活在现代都市大厦中的我感受到了秋日的心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顾彬要万里迢迢将柿子带回到波恩的缘故吧。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渴望“被看见”

“余文真一直不被看见”，这是李凤群最新长篇小说《月下》的出发点。余文真住在月城，小城寂寞无名，和余文真一样，最明显的特征都是“不被看见”。学生时代郊游，余文真落单，大巴驶离，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她还没有上车。以后在职场，在任何环境，类似的被忽视被遗忘的情境一再重演。她的内心充满愤怒与不甘。

她的凝固的日常，被一个成熟的男人章东南一次次的到来打破了，他“看见”了余文真。他讲述在外行走的见闻和知识，燃起了她的渴望，为了跟上他的步伐，她努力汲取知识，历史、文学、马术……在隐秘的内心，她觉得自己已经焕然一新。她甚至放弃了感情已经成鸡肋的未婚夫。但是，很快，她就知道了，章东南与她相会的一个个高级酒店的房间，不过是金屋藏娇。他熟练地猎取小城女子，而她永远在等待。这一次她被封闭在情感里。闺蜜吴利犀利地揭露：

“这叫钉心锁，就是心理控制术。他对你实行的是二十一天法则。任何一个习惯，只要持续存在二十一天，就会变成习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的存在成为你的习惯。”

与此同时，月城与人的对峙一直延续。她家所在的清凉寺巷，跟月城的其他人一样，抱持着成见，在等待的焦灼里错过了城市发展的红利。而月城的城头，现代化的进程令人不可思议，清凉寺巷搬迁了，小城里旧有的痕迹不断被擦除，只有旧巷里隐秘的一间小屋，她唤作“小留”，才是她得以“喘息”的处所。她如父母所愿结婚，没想到却步入另一个深渊……又一个月夜降临，她终于把有关她的那一页翻过去了。青春已逝，曾经发生在她生命里的一切惊心动魄，却可能无人知晓。她再次获得成长。

作者以尖锐的笔触深入当代女性的内心，书写她们在时代推动之下犹豫的尝试、孤独的觉醒和单枪匹马的惨烈抗争。



● 随手拍

不惧高温

□图/文 徐曙光

眼下连日高温天气，“秋老虎”肆虐，热浪持久不断，酷热难耐。在浙江开化县景忻线路段看到，十多名养护人员正头顶烈日冒着高温抢修路面。

一位养路工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大瓶事先泡好的凉茶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他说：“天气热，只有多喝水才解渴，瞧，我手中这瓶凉茶相当于一壶热水壶的开水呢，每天至少要喝掉两大瓶。”

这群皮肤黝黑、不惧高温的养护工人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公路，经受着重重“烤”验，才换来公路安全畅通和沿线百姓平安出行。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